

親爲品題之勸農桑則輕徭役蠲逋負至城北濱洧之地爲濬溝渠以灌洩之除奸邪則抑貪污革俗弊至豪奸巨猾不逞之徒必重法以懲艾之又且省供費以蘇里甲革商稅以惠逐末積倉穀以備賑濟禁常例以肅官僚其他善政難以縷舉而廉之一字爲最著凡此皆有司之急務而循良之所加意者用是考最聿上薦剡蜚騰當宁者謂侯才宜繁劇調任山東汶上縣令瀕行葛之百姓有願上乞留疏者有攀轅卧轍者有脫靴履以爲遺愛者至今思之如周人

之歌召公焉侯夢武安與談治理覺而謁廟誓之立
身行已必求無愧而後已蓋侯與武安同鄉其神精
意氣有以感格之也立祠於廟東所以酬功而報德
將使後之頌關公者而稱我侯不衰詎不美哉嗚呼
抱康濟之宏猷持清修之潔節行且不次擢用以綏
茲中土我葛人重被其澤者有日矣是恩之及於百
姓者無窮而百姓之所以感之者愈無旣也乃作詩
曰

粵惟我侯 英雋之儔 才全德備 讜論如流

勞侯作令 慈祥公正 安茲善良 抑彼豪橫

爰及關王 與侯同鄉 侯之德政 於前有光

侯遷劇圻 我民何依 勒石於此 庶仰德輝

邑侯聶公生祠記

車陽舒

邑人合水縣知縣

祠焉者何祠之言思也思者追乎實者也思而永之
係乎政也君子平其政猶之和風甘雨凡被其薰沐
者淪洽沾濡固結靡解此思之所由生而因聯之祠
傳曰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我長葛明府聶公有
焉乃太學生楊子鯨輸其地庠生張子啓光揚子居

散官楊東明儒官楊東吳暨鄉耆葉銀胡天爵尹南
千戶張世澤壽官吳士先共是舉也公自捧檄視篆
來實心實政終始如一公亦自信其存施乃以實心
實政四字大書於惠政堂壁燕居退食顧瞻原塗其
與趙清獻公焚香告天同一揆也夫爲政莫切於聖
諭公每於朔望詣鄉約所令執事者宣讀而勸懲有
等登之簿籍又恐民之不能盡諭也謄此六條刻刷
一幅撰序於前系之以四言詩頒布於鄉俾其便誦
以同歸於善故鄉約感戴繪圖徵文兩舉獻贈其監

成憲有如此者政務莫先於興學宮誦學謁廟已而見傾欹者恐無以妥靈卽下令曰凡富室有能捐貲重爲修葺者旌獎其義於是諸富室嚮應弗踰年將啟聖祠大成殿凡有制於學者煥然一新費罔公帑役匪農妨於維嘉哉又於學前南向創一大道坊曰一文運弘開蕩蕩乎何天之衢其崇聖道有如此者牧民莫要於得心是邑原匪衝要邇來邇使冗費實繁至不可支公乃申請當道裁革其費張掛禁約於公署而民困始蘇流亡者招撫無告者惠養躬行儉約

永樂自持堂下曲直聽斷惟公故道路以碑有真父母之謠其順民心有如此者觀風莫尚於人文公奉督學公約總裁文會擅歐陽修之巨目崇雅除浮丰采振動諸生景仰咸幸其矜式有賴憂民有詩繹周宣雲漢之傷田家也而士夫賡和者成帙刻律條警愚摘要撰序列科諄諄告戒使知趨避其演文化有如此者聿觀公所爲者皆何物也其諸區畫周詳可類推焉歲當述職公行矣其課最秩轉崇階固不待卜切念嘉樂君子惟恐其不復來也感思借寇無謀

其祠之建焉者乃出於秉彝好德之良而非諛祠在
邑西石固鎮坎隅南向堂構三間設主於其中繚以
周垣額其門曰聶公生祠意欲歲時伏臘焚香致敬
蚤夜以思羨墻如見昔荀勗爲安陽令狄仁傑爲彭
澤令人皆爲立生祠至今光耀史策公之祠應與其
流芳於不朽也諸君以余得侍公之雅知公爲深故
以記屬公之勛業未可涯也茲特據公所以然者陳
其槩以爲記公諱啟元號龍川北畿灤縣人也

邑侯聶公德政遺愛碑

胡守禮

浙嶧鄉
進士

余遊蕩成癖客燕久因思古勝周晉間爲最遂跨河
謁嵩由東京趣朱仙鎮禮忠武歷西南而爲長社之
野身騎俱倦趺憇道左有耕夫耦鋤而歌曰時飲啄
兮侶鳴禽桑麻茂兮疇與深枕簟卧兮移棠陰爾時
韻悠神遠幾栩栩然遊于擊壤矣及邑接彬彬人士
皆雄姿英發素佩大方者且凡置一頌曰明明我侯
中天福曜粹精其修金玉其表與聚弗施匪怒伊教
孺袴乃興簪纓斯光華袞匪遙口碑載道懋蹟厥彰
廷尉是召勉我人斯是則是倣余更異之並述前歌

爰質所指曰此聶侯德政詩也侯蜀劍州人號伊思
諱明楷三載騰績擢大理去士民服之弗諼正欲鑄
諸石而未遑也德政云何曰長葛斗大邑糧稅與大
郡等民甚苦之侯由是力除火耗省徭役督耕耘平
物價剪豪蠹革積弊濟荒教墾旌勤儉情公給一依
民值佐貳僅守成諾其心地光明卽牧豎陬愚亦可
親顏色而洞見肺腑至法紀所係雖親故不徇是以
民樂甦而志德于我庠序更多方造就剖微叩秘諄
誨不倦謂邇來棘闈不雋豈直戰罪亦由地靈未培

致人文屢鬱遂捐俸于學之東南建一文昌閣高四丈壯麗稱之更于城二十里許視石相村窅地澇則圯畔嚙禾爲一邑患侯早夜躬率開渠三十里轉害爲利亦東南而濬于溟巽峯峙巽氣通兀然成一佳形勝是卽聯翩捷兩人而諸士子亦愈孜孜自好以仰副至意此我侯更挽回造化以福澤斯文者也余聞之而慨可知也輓近司牧者視官署爲傳舍惟彌漫其局面而中存一無所關切故民視其歸轅亦若秋條之脫其枯葉而絕不繫諸懷彫敝日甚澆僞風

成實本諸此孰有是之仁施無量而士民之夢寐依
依也噫微哉侯當日之精神無刻不在下則以當日
之拮据歸之侯侯不有侯之拮据士民之精神也今
日士民之精神亦無刻不在侯則以今日之謳思歸
之士民士民亦不有士民之謳思侯之精神也無寧
茲在一邑則一邑在天下則天下廷尉天下之平也
卽余海濱亦將蒙美利焉是固願踴躍操管以誌舊
勲而拭新政者也第淺劣之見不能掄揚萬一卽舉
歌耕畔而頌泮水者還諸記勒以垂不朽則豈明良

吏庶有聞風而鵠起者乎

崇禎歲次庚午孟夏吉日

長葛縣題名記

邑令聶啟元

記曰古之人務實不務名故自立心修身以達於爲
政率皆敦誠體道涵養乎性靈發揮於事業殊有可
觀是故君子慕之慕之而思則效也今之君子固不
可謂其無人然獵名者日以衆義利誠僞之機不講
紛紛而求名本爲駕虛襲譽其實無有終則蕩然而
名又日益泯矣可惜哉往哲予母論也惟我國家法

度修明吏治近古方今聖天子臨御四載神謨獨運
綜名實信賞罰誠有如昔人所云聖君賢相相與以
成正大光明之業者海內羣吏肅肅然莫不砥礪名
節以圖自飭非徒汲汲於名者然語有之曰名者實
之賓徇名責實恐亦君子之所不可廢者乎以所不
可廢者而以義起之非過也舊邑多題名乃長葛遡
自國初至於今日二百餘年而題名獨無豈令是邑
者率皆務實不務名者哉是故有其心而無其政者
厥澤罔施有其政而無其心者本實既淆政多紕繆

無補於民間或心政兼懋矣乃復遊心古初簡靜自
持知而不爲竟成缺典夫心政兼懋者後將思則效
之而卒無所攷繼至者能不追思乎矧忠詐邪正平
易苛虐與夫貪廉之行鏡今照後有勸有懲茲不樹
題名可乎是故深明乎義利誠僞之辨蘊於一心施
於有政政行而名著焉實大聲宏可則也寬平仁恕
執法推行民孚而化洽焉卽獲昭昭之名亦克副乎
其實者也匪虛也體立而用行由心而運治古人得
之矣茲邑也予將不題名可乎予每以爲懼思欲效

法古人不可得輒於公冗之暇爰搜遺志訪求葛之
名賢長老博物洽聞者自林庸而下及予得五十四
人買石刻名凡履任歲月其字號有聞者並記之無
則止書姓氏嗚呼自是人皆得指其名而議之予一
覽之後之君子追思之慎之哉

儒學題名記

教諭簡重厚

粵稽四代之學者諸經可見而學校之教足以固結
人心其來也遠我太祖平定中原繼天立極首制詔
天下府州縣立學置博士爲師有學學卽有官矣

歷二百餘年而官之名則未題焉萬曆二年燕山叢
公應聖明敦琢之選來宰是邑詣學宮進講諸生以
名之未題爲缺典卽有豎碑題名之念時以民務方
殷未遑遽舉至今年冬敷政周一歲之月百凡民務
無不殫竭心力夙夜圖維悉以振起當治成政暇之
餘捐俸買石遂命工磨碑豎之自洪武至萬曆計二
百餘年泯沒之官名一旦表著而勤題之嗚呼名題
於碑豈徒使名不至泯沒已耶後之人將指其名而
議之日某也養心以澄源飭躬以立本敬莊嚴重如

明道之端坐終日綏猷篤倫如紫陽之作規白鹿教
職之最上者也某也慎檢束以立課程勤訓誥以咀
舉業勞來有加匡直不倦教職之無忝者也某也內
懷利慾之私口飾禮義之言計禮儀於歲時勤重贄
於進見面是而心非朝親而暮怠動罔協理教職之
有玷者也繼此而居是職者過而觀之見而思之曰
某也最上某也無忝某也有玷吾之所行視彼何如
哉於是取法於上以求無忝俾不流於玷斯不負於
聶公瑩碑題名之意矣不然靡警於心弗勵於志罔

相率而勸於善題名謂何茲豈獨吾儕之羞抑亦爲
聶公豎碑之愧公名啟元號龍川燕山豪俊由特恩
選士移至長葛甫及一年鼎新文廟殿重修啟聖祠
剝開雲路街不費一錢不動一夫祇以大義鼓舞尚
義之家輸財捐粟而成之非其賢能胡得如此牧民
懿政公實力行之立碑題名此其一節云

泊水兩捷記

邑令李在公

泊于勒石者何紀戰功也戰功何爲勒石志戰勝之
奇也燕山銘其巔銅柱標其名長狄識其子戰勝雖

不同其功一也曷爲以竒言也洎水兩捷不戮一人
人力不至於此於是乎竒也予治葛三年戎服蒞事
與二三君子日在鞅帶跣注中繕甲兵峻陲守樓櫓
相望飛閣流丹亦日分國家南顧之憂耳乙亥孟春
流氛橫馳士有鬪志人無餒色已而烏聲樂賊其道
矣仲秋念五賊恃其衆飲馬泊水羽旄拂電黃霧四
塞予令鄉勇乘其半渡擊之斬獲十一級內有識天
王字一顆寇衆少却鳴金不傷一人詰朝復戰余同
典史倪拱辰舉人孟良屏生員張範孔等手發數炮

應聲擊死者數十人復令家丁李守等鼓厲內兵賈世威等督率鄉勇鏖戰自己至未斬獲六十四級奪馬騾千餘率旗一面上書飛走南京復至河南八字

賊遂潰竄鳴金復不傷一人余旣實錄戰功達之嘗

事復詳銓功次鱗集戎堂戰士見余日子之力也夫

曰公之訓也衆君子之勞也百姓之福也何力之有

焉衆君子見余勞之如戰士曰公之訓也二三子之

武也何力之有焉合力禦侮成功不居或制勝在戎

樓或力拘在原野要非河伯有靈不及此因爲之鼎

立崇祀所以爲報也士民歌曰明公陰我德水縈迴
殄此朝食于彼雁堆余聞之曰是可志戰勝之奇不
失其處矣

佟道臺別驛弊碑文

黃文旦 楚人

古之弘濟偉人創天下之至難而不以爲非常因天
下之至恒而不以爲苟安皆相其時以利其用宜其
俗以立其經慎守其成法以永革其弊夫固道足以
貞之澤足以蒸之見端於一邑一事而其全者則已
壽金石銘斯萬矣

兵憲佟公關東右族道叶雅頌望隆公輔膺興朝簡
在節鉞八閩威德丕揚福曜中州文武爲憲海內詠
頤邛者察公分陝之域絜縈於方叔吉甫焉汴屬首
霑公膏雨長葛實逼一隅觀其縉紳衿庶戴公允革
協馬一事以是知相時利用宜俗立經慎守成法而
不貽一境以弊端此公弘濟天下之大猷卽微可以
鏡卽一可以權萬者也新鄭驛役舊有南馬貼助
復取協濟于陳沈項鄆四州邑歲不下萬金載在掌
故遵守數百年不告罷長葛徑稍偏每歲協濟衛輝

崇寧驛三千六百餘金葛土非驛地葛民膏髓久竭
於朝歌矣無何新鄭猾胥罔代篆廣文驟詳長葛借
濟二馬適長葛代篆亦廣文俱慢率不稽掌故致蔓
斯弊葛縉紳衿庶控弊不可竇邑侯徐君覈實杜漸
爲地方請命公洞鑑胥奸憫長葛困朝歌役良久何
堪新鄭嫁禍爲毅然革其請仍舊貫焉要公如鈞之
應重輕度之應長短無私覆載也適予其平而已矣
顧九有綏寧萬物得所惟平則受福無疆興一利不
如除一害古人能先言之然杜一害優於興百利非

稽古沉幾之格人鮮不能祛之極嚴拒之獨先維百
世之典章於無斁也公弘濟艱難之畧嘗鼎一臠矣
宜葛人鑕石垂久遠志勿諼云且不佞釋葛與人之
誦更得詳於徐君葛人其世世父公矣詩曰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君子爲公歌假樂焉

邑侯李公䟽通河渠記

邑庠生程日鵬

公諱元讓字嶺泉江南淮安人癸亥歲膺

天子簡命來蒞葛邑本道德文章以布經濟秉慈祥廉
潔以立官方遍訪疾苦周恤輿情利必興害必除殷

殷以民生之憂樂爲心洵自有葛以來一豈弟父母也葛被流氛凋殘之極歷四十餘年而瘡痍未盡起戶口版籍室廬田園猶在在闕如至康卹保尤甚地在縣治東北半屬沙岡半屬窰陂水旱俱爲患而水乃尤甚閒閒十畝俄而汪洋千頃鬱鬱青畦倏焉滔翻白浪竭三時胼手胝足之拮据不能向河伯以乞命聚百室號寒啼饑之婦子何克問波臣而謀生雖五日風十日雨未免懸磬仰屋則二月絲三月穀得不割肉醫瘡舊有溝渠年遠塞沒居民幾欲䟽逼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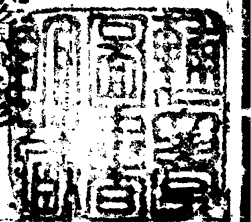
成迹無存茫然不知指處惟束手浩嘆而已幸蒙我
公下車一聞其苦遂命駕往觀覽其故道相其形勢
聚居民而諭之一一指示以疏鑿之方某宜深某宜
淺某宜寬某宜狹某宜曲與直歷歷數諸掌上因擇
日興作奈歲值荒歉民苦饗飧莫給胡以盡力以待
來年又恐仍被一年之害乃捐粟以賑之每於蒞政
之暇一至焉再至焉民有昧於從事者親持其鍤教
之且戒令勿亟更恐以枵腹而操土功大傷吾民力
也於時里中之父老子弟相聚感泣而言曰此吾儕

家事也乃至勞我公之勤恤如是吾儕能不竭蹶以赴乎其鼓舞踴躍之狀若有神助奚啻子來不旬月而功告竣焉嗚嗚者歛衽也非若疇昔之荒蕪列列者河渠也快覩今日之條理黍與稷翼永被我公之仁風溝深澮廣長流我公之福澤費有限之勤勞享無涯之利賴縱後有淤塞我公之成法自在繼起而謀之者當不患疏通之無方矣序屆仲春風日晴朗我公策數騎飄然而來樂觀其成憇息綠樹之下鋪茵以坐列杯酒盤餐丞髦士而攸止之頃間蒼叟黃

長葛縣志卷之八

開封府許州長葛縣知縣何

鼎纂修



藝文志下

碑記序贊賦詩詞

言以見志而文以足言其關於世道人心不少也鼎
以經生承乏令宰敢不以振興教化鼓舞人才為已
任每于簿書之暇揖諸生而告之曰士君子幸際
昌隆之運文教方興維葛承中天清淑之風毓嵩華英
靈之秀又值

撫憲殷殷以作人爲念 學使拳拳以樂育爲懷能
弗各出其心思上下古今抉聖賢之奧義掇史傳之
英華上鳴

國家之盛而下增邦邑之光豈非彬彬之雅化也乎既
相告誡復于季試月課之際規正風裁疏明理致用
是數年來不特經義醇正而著作類多雅馴今志中
所載記序歌詩無論時之古今人之顯隱皆足以識
觀感而端士風者也雖未能盡葛之人文而世道人
心或見端于此矣仍次于統文志

陳太丘碑

漢蔡邕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
之數兼資九德總修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
善誘善道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爲道也
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微訐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
四爲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闈
喜半歲太丘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
行大謚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
交不諂上愛不賣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

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開心
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
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
勲先生曰絕望已久飭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弘農
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袞職羣寮賀之皆舉手曰潁川
郡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慙於臧文竊位之負故
時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
年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時服素
棺槨纔周觀喪事唯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僚莫不咨

身巖藪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手祠錫以嘉諡曰徵
士陳君稟岳瀆之精苞靈耀之純天不憖遺老俾屏
我王梁崩哲萎於時靡憲縉紳儒林論德謀跡諡曰
文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
叙文爲德表範爲士則存諱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遣
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
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爲士作程資始
旣正守終又令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遺官屬掾吏前
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北縣令赴葬荀慈明韓元

長等五百餘人總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
已上河南郡种府君臨郡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爲
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時成銘斯可謂存榮沒
哀死而不朽者也廼作銘曰峩峩崇嶽吐符降神於
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旣喪斯文微言圯絕來
者何聞交交黃鳥爰集於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鴻臚陳君碑

魏邯鄲淳

君諱紀字元方太丘君之元子也始祖有虞受禪陶
唐亦以命禹其後嫫滿當周武王時胙土於陳君其

世也君生應乾坤之純質受嵩岳之粹精內包九德
外兼百行淵深淪於不測膽智應於無方弘裕足以
容衆矜嚴足以正世然後研幾道奧涉覽文學凡前
言往行竹帛所載靡不坐該其進善也壘壘焉其誘
人也循循焉是以令聞廣譽塞於天淵儀行嘉誨範
乎人倫存乎本傳故畧舉其著於人事者焉顯考以
茂行崇冠先儔季弟亦以英才知名當世孝靈之初
並遭黨錮俱處於家號曰三君故得奉常俱養以修
子道親執饋食朝夕竭歡及太丘君疾病終亡喪過

乎哀崩傷嘔血如此者數焉服禮旣除戚容彌甚聞
名心矍言及隕涕雖大舜之終慕曾參之自盡無以
踰也豫州刺史嘉懿至德命勅百城圖畫形像於今
遺稱越在民口旣處隱約潛躬味道足不踰閩廼覃
思著書三十餘萬言言不務華事不虛飾其所交釋
合簪規聖哲而後建旨明歸焉今所謂陳子者也初
平之元禁網蠲除四府並辟弓旌交至雖崇其禮命
莫敢屈用大將軍何進表選明儒君爲舉首公車時
徵起家拜五官中郎將到遷侍中而後八日出朝平

原會孝靈晏駕賊臣秉政肆其兇虐剝亂宇內州郡
福裂戎輿並戒君冒犯鋒矢勤恤民隱馴之以禮教
示之以知恥視事未朞士女向方會刺史敗於黃巾
幽冀二州爭利其土地料敵知難不忍其民爲已致
死廼辭而去之於是老弱隨幕板轅持轂輪不得轉
遂晨夜間行寓於邳郟之野袁術恣睢僭號江淮圖
覆社稷結婚呂布斯事成重必不測救君諗布不從
遂與成婚送女在途君爲國深憂廼奮策出奇以奪
其心卒使絕好追女而還離逃姦謀使不得成國用